

社会学丛书

学步集

——社会学在中国



王康

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丛书

学步集

—社会学在中国

王 康

天津人民出版社

社会学丛书
学步集
——社会学在中国
王 康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1插页 147千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0

统一书号：3072·579

定 价：0.67元

出 版 说 明

社会学与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着密切关系，但这门学科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曾中断了二十多年。目前，我国社会学工作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在创建新中国的社会学，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关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对这门学科也日益发生兴趣。为了积极配合我国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为社会各方面提供社会学的读物，我们将陆续编辑出版社会学丛书。

这套丛书除包括新的社会学著作外，还包括一部分尚有参考价值的旧著和外国著作的译本。我们将其中的旧著标明为“旧著重刊”，注明原出版单位和时间，除个别属于技术性的错误外，一般不作修改，以便客观地反映当时的研究情况、它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及其缺点。热切希望社会学工作者和读者给予积极的支持、批评和指导。

目 录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1)
社会学在中国	(11)
人口和社会学	
——从人口研究谈到“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38)
社会学与青年	(54)
“福寿双全”	
——老年社会学杂谈	(75)
劳动就业和社会学	
——讨论“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90)
在城市里生活	
——关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的一些感想	(108)
社会学人才的培养	(129)
对美国社会学的一些印象	(139)
摩尔根·印第安人·人类学	
——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	(166)
忆西南联大学风	(187)
后 记	(204)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中国社会学已经于1979年恢复重建。

重建社会学的标志，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的成立。它是1979年3月15日至19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倡议成立的。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是社会学这门学科在新中国取消了近三十年之后，由我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专业和业余工作者重新建立的第一个社会学的学术团体。它的任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事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由费孝通教授为会长^①，有理事五十八人，并为我国台湾省社会学者保留了理事名额，欢迎他们来一同研讨讨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社会问题。

研究会成立后，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团体和个人，初步进行了一些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举办了一些专题报告和讲座，翻译了一些论著，印行了一些参考资料。

^① 研究会有副会长七人，他们是老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五十年代因支持社会学受到打击的罗育同志，十年内乱中遭到迫害、最早呼吁恢复社会学研究的杜任之教授、积极参加筹划社会学重建工作的陈道同志和林耀华教授、李正文教授、田汝康教授。另有于光远、陈翰笙等著名学者二十余人为顾问。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也引起了国外社会学家和社会学有关的国际学术团体的注视。因此研究会成立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比较频繁，促进了中外社会学者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国社会学者应邀访问了亚、欧、美、澳等洲十多个国家，介绍了我国社会学界的情况；也接待了许多国家来访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口学家和哲学家，举行了多次座谈讨论，相互交换了意见，还安排了报告会，介绍国外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成果与动态；外国学者、学术团体给研究会寄赠了学术期刊和社会学及有关学科的书籍。

我国党和政府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就很关心社会学这门学科。党的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院长亲自促成社会学座谈会的召开，又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明确宣布恢复社会学的名誉，鼓励社会学者积极刻苦开展社会学研究。

经过这次座谈会，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一些认识问题，大家依据乔木同志讲话精神，解除了顾虑，比较一致地明确了社会学里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不正确的和错误、反动的东西。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别不同情况予以批判选择。对待各种不管是来自外国或来自本国的学说理论，都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实践证明是客观真理，就是客观真理；实践证明是谬误，就作为糟粕抛掉；实践还没有证明它是客观真理，仅仅是假说，就把它当作假说来对待。总之，要采取分析的方法，对于现代的社会学提出的各种观点、理论、方法和知识，才会有清醒的健全的态度。大家深刻感到，对一门学科应该如此严肃对待，对别人的研究，甚至对于自己的研究，也应采取这种批判的谨慎的态度，学科才能发展，个人才能进步。

姚依林副总理在1979年12月底，接见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校长和三位社会学者^①，这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接待外国的社会学者，也是党和政府对刚重建的社会学的关怀。依林同志在接见时指出，要结合我国社会实际，积极开展社会学研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社会学重建后，从我国报刊杂志上，可以看出社会学已经得到社会各方的支持，初步把社会学的研究恢复起来，也为全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社会学研究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国各地有的已经成立，有的正在酝酿成立社会学会或社会学教研机构。不过，由于这门学科早在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时即已取消，1957年又受到批判，停顿过久，长期被视为“禁区”，将近三十年没有也不能培养有关的专业人才，没有也不可能进行什么社会学的教研工作。三十年前学过社会学、从事过社会学教研工作的人，多已年迈，又改行多年；专业知识的局限很大，重理旧业都有知识、业务更新的任务。因此这门学科人才奇缺，后继乏人；恢复重建社会学，首要之事是急需培养新生力量，同时希望马列主义理论、哲学、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研工作者以及有关业务部门有实际经验的同志，支持、关心和参加社会学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共同为重建这一学科而努力。

我们所说的“恢复”“重建”，是就过去取消和长期停顿而言的。新中国已经历了三十年的巨变，现在重新恢复社会学的研究，当然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重复过去的社会学，也不能是不加选择地照搬外国的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是一门紧密联

^① 三位社会学者是杨庆堃（C.K. Young）教授、霍尔兹纳（B. Holzner）教授、年内瓦萨（J. Nehnevajza）教授。

系实际的学科，离开了社会实际，就失去了生命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国的社会学只有依据新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如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则观点），研究我国的社会和社会问题，批判继承或吸收过去的、当代的、外国的社会学中一些有用的思想观点和方法，重建为我国社会主义服务的中国的社会学。

社会学重建后，通过讨论，社会学界澄清了一些理论上的认识。

在社会学被取消的前后一段长时期中，流行过一种看法，就是认为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就不必要了。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是一个指导思想，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关于社会的各种科学，却不能代替它们。因为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它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和存在的问题，是一系列特殊矛盾。象认识任何复杂的事物一样，人们不能以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来代替对反映事物各个侧面的具体的特殊矛盾的认识。我们要对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作深入、具体的观察和分析，要依靠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指导，还必须研究各有关领域的具体矛盾运动规律。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中，早已建立了各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等，它们都是把社会各种关系中的一种单独抽象出来，给予系统的研究。

社会学同这些学科之间应是个怎样的关系呢？这历来是学者们议论较多的问题，很难简单地回答。但是人们不难理解，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许多社会现象和问题，都不是这里所列举的哪一门学科可以完全概括的，也不是这些学科的简单集合。例如，就业问题，就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青少年犯罪问

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法律问题。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牵涉到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因素；另一方面，每一种个别社会因素的发展变化又会“折射”出许多复杂的社会后果来。而所有这些正是社会学所应研究的领域和解答的课题。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是一门从综合的角度来研究当前的人类社会现象、社会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

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再存在什么社会问题。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各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里，性质虽各不相同，但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共同努力综合治理，社会学自然更有责任尽力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我国，社会学的研究虽刚恢复，但从过去遗留的情况看，它的内容相当庞杂，牵涉的方面很多，历来缺少统一的或比较一致的定义。社会学因而常常不免使人有无所不包、过于广泛，缺少精密含义之感。

人们的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复杂、变化多样，任何一个社会现象都难免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学者们观测角度不同，认识就不会一致。但这也正可以帮助我们从各个方面来观察和了解社会。也还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人们总不免要受立场观点感情的约制，对事物的反映自难相同。

所有这些表现在学术研究上，多形成为不同的学派，对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等等提出多种不同的理解。由此想到，社会学当前在各国无论东方或西方都比较发达，原因大致是因为它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可能提供一些有效的建议。同时，不妨说也正是由于它能从多方面、多种角度、多种因素来考察分析各国的

社会和社会问题，探讨各国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规律；也就可能同各种有关学科配合、联系、互相补充，开扩各自研究的领域。无疑地，这些学派的理论观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言之成理的，也有牵强附会的；有认识上的差错，也有阶级的偏见……，总之，真理也许不多，却也并非尽属谬误；而各派所引以为据的资料，难免片面，如果引为参考，虽积多个片面不一定为全面，但总或多或少能启发我们的思考。这也许可以说是对一门重建学科所寄予的一点期望。

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变迁和发展，更使社会学综合分析研究的功能增大，不仅跨及社会科学各个学科，而且涉及一些自然科学领域。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广泛运用，社会科学的计量化增加，社会学者比较忽视数学的倾向正在改变；原先偏重于定性分析的领域，逐步增多了定量分析的比重。现代的所谓行为科学以及社会系统工程学的发展，促使整个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与自然科学更加密切。这些对于中国社会学者来说，都是新鲜的课题。

看来，社会学是应该可以发挥一些有益的作用的。因为它是一门研究社会、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和社会问题的科学。中国的近代和现代，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变迁发展，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复杂微妙，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出现了新的情况，社会问题更是多种多样（从当前说，有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也有在新形势下滋生的新问题和受外来影响而发生的问题），都有待于人们进行实际社会调查研究，认真细致地加以认识。

社会学主要是采取实地调查的方法，观察、了解、分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问题，既

要重点地主要地研究现实的社会，尽可能找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产生、变化的原因和背景，克服、防止以至解决的方法；也要从当代各国社会或历史上存在的各种社会，具体解剖进行比较，对于社会形态、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等等作理论的探讨，从而寻求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和动力，探索人类社会的起源以及阶级和各种社会组织形成演变的形式与原因。必须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都必须为现实服务，也就是要非常重视对现实的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提供各种方案措施。因此，不妨说，社会学的内容是要受一定阶级制约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但社会学可以起到维护社会安定的功能，是适合于各个社会各个政权的需要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取得政权的阶级或政党来说，首先要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才能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按照原定的计划施政和建设，只有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才会兴风作浪，破坏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的生活秩序，以便从乱中夺权或乱中取利，自己是决不会去做把自己搞乱的事的。

中国社会学在重建过程中，应该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遵从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的需要，尽可能为医治林彪、“四人帮”一伙反革命给我们祖国制造的创伤，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

当前在我国开展社会学研究，正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这是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时就明确了的，随后在1980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研究会第三次（扩大）理事会上，又一次重申了这个任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要医治十年内乱造成的危害，必须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采取各种正确的社会措施，恢复和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克服不利于“四化”

建设的社会因素。因此社会学工作者要根据人民的迫切需要，大力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研究现存的和陆续出现的社会问题，积累认识社会和安排社会生活的科学知识，为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问题提供参考资料和科学依据。

从我国社会现状来说，有许多实际社会问题，也有不少理论性的问题，都值得重视。强调对实际问题研究的迫切性，是希望尽快地解决一些对社会政治影响较大的问题，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但决不能由此认为是可以忽视或放弃理论的研究。

事实是从事任何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也必须有实践作为依据，才不会流于空谈。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党的优良传统，社会学更需要认真继承这个传统，才能有生命力。特别是由于社会学理论比较薄弱，加强理论的研究尤其必要。社会学重建后，没有正式地比较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讨论，我想这也是吸取了其他国家恢复社会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在学科新建，专业生疏，人力很少的情况下，首先还是实事求是地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认真读书，了解学科发展动态，并尽可能把有限的力量投入实际调查研究工作中去，不宜急于从事概念定义方面的议论。通过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逐步认识到我国社会的特点，就有助于使理论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当前我国的社会问题，如人口、家庭、婚姻、道德风尚、犯罪、青少年教育、老年赡养、就业、住房、干群关系、各种反常或变态现象等等常见的问题，都已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社会生活、社会秩序。随着“四化”的进程、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和与外界接触的增加，我们的经济建设，物质生产和文化、科学、技术、思想意识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还会发生（有的已经发

生) 各种不同程度、不同情况的问题。

现在，社会学的重建正在顺利进行，专业的和业余的社会学工作者，都力求从我国社会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我国社会，拟订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研究规划和较长期的设想，为进一步开展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和各地已建立的社会学会或教研单位，密切协作，对团结老、中、青社会学工作者，开展各种学术讨论，逐步扩大社会学教研力量，普及和传授社会学的知识和方法，培养社会学的人才，都尽了各自的力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一批勤思勤学、扎扎实实做学问、热心于社会学教研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差，底子薄，停顿甚久。尽管如此，重建时间不长，仍能较快地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在新中国只要肯定是对人民有利的，就会得到党的支持。一些饱经风雨的社会学者也充满信心，因为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伟大的祖国已彻底改变了动荡的局面，稳步地开始了新的长征，进入安定建设的新时期，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社会是统一的又是有高度的组织性的，我们从事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时，可以得到各有关组织单位的协作与支持。在这方面已经有过一些生动成功的实例。例如1980年春，我们希望了解城乡青年对计划生育的态度，由于得到青年团的帮助，很快就把发出的调查表格收回，了解到数以千计的男女青年真实的反映。这在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科学技术比较发达，而这一点却往往是难以做到的。

让我们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马克思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紧密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为建设新中国的社会学而努力吧！

1980年7月

社会学在中国

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历史相当长，又是非常年幼的学科。

早在上世纪末，这门学科就已传入中国，有八十多年历史了。但是，这门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学科，相当时间以来，在新中国，大家对它却很陌生。这是因为社会学在中国从1952年即已取消，1957年后又成为“禁区”。直到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的春天，在党的领导下重建，社会学才回到百花盛开的科学园地，至今还不到两岁。

在社会思想史上，有许多卓越的学者提出过许多研究社会的理论，为社会学留下了很多思想财富。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正如列宁所说的，更是“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他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研究社会的理论的科学总结，是研究社会的理论基础。他们很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也很重视对社会进行实际调查。他们用毕生精力探究资本主义的本质，找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也都为研究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在解放前，旧中国的社会学者不同程度地受到阶级、时代和各自经历的局限，除了少数先进分子外，一般很少接近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缺少基本的

认识，而且还难免受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妄图限制、禁止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拒马列主义于大学门外，因此那时能在大学公开讲授的社会学，主要指的是法国的孔德(A. Comte, 1789—1857)所最先正式提出的、以后在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已成为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建，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十分珍视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象改造旧社会一样地改造旧的社会学，也同时改造主观认识，实事求是地对待曾经提出的批评。

在这里将要谈到的社会学的情况，是对旧社会学的一些往事的回顾。烙印难磨，历史也不能割断；从一门学科断续的片断的记叙中，温故希能知新！

—

较早传入中国的社会学说，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也同西方早期的社会学相似，附隶属于各种哲学体系中，偏重于抽象的理论性的论述。随着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和中国留美学习社会学的学生的增多（按：与此同时留日学生也不少，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介绍的“西学”包括社会学在内，有的即从日本传来，但那时日本的社会学仍多是欧美的），美国社会学各派的观点及其著作，相继介绍到中国来，在一些大学里传授。在人们印象中，那时的社会学逐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不再强调抽象概念的议论，而是注重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运用各种社会调查的方法，观察、了解、分析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